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C

KODAK Gray Scale

校正
改刻

世說新語補

十五十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0

8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7
W210
8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010185190574

賢媛

○補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常有他舍雞飛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

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刃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補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而餓者。履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止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灰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王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好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許皇后及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驕妬婕妤好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補

袁隗妻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馬倫是季長女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誠七篇馬融善之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

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

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

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補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遺誤。

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字文姬，博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子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下，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

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

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

竟不臨。

魏書曰：武宣下皇后，瑯琊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

劉云賦銅雀後
此此也
云謂在臺上妓
亦復在耶

王云何必減莊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影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畧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

魏至衛尉卿。少子。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奇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

也。魏畧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

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 ○
王云。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

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

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入。未明。乘馬。以詔叛。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畧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綈。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恩恩乎。會鎮

事疑書誤

○ ○

王云惜不載其書

又云高識至此幾可與司馬宣王對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蕃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滅歿徙邊。道歿。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門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蘇甚酸愴。文多不錄。與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一子。胡字。子太。猛字。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本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

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

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凌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歿。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王云註駁大迂且忽下臣字詎是孝標語

王云讀史至王章妻王經母未

王云是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緯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
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
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不
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亦無有
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歿垂泣謝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歿往所以止
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實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暢于實
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

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
 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羈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
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
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

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

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

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以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

宣晉書作成

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有淑性。令才也。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

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

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

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王云駁是

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疆狼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李平陽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重。字茂。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

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俊忠。邾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

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

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

劉云成語大毒
喜事

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 ○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室。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開

日。浚字開

劉一才幅者四面看得一樣也李云好女子與文君笑殊也有好女便立家何必男兒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汝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

譜曰鍾夫人各琰之太傅絲曾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 ○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徽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諫行于世。鍾郝為

姊妹。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 ○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

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

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

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

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

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州娶

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娶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本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王云註顧榮有刊落

劉云真陶母

○○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餧餉母母封餧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叩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寨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鯉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温

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

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

劉云何其傾吐

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遂善之。曰。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充二

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温忌之。諷免希官。遂奔

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

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備。希聞難。逃于海陵。後還

京。聚眾事。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

敗。為温所誅。將戮玉臺。曰。友。字。惠彥。司空冰弟

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譜曰。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

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

賊。不宜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

桓温殺。使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

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温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惜也。郝

見二謝傾筐倒屣。二謝。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下鞠

應登云。言是短不能自行。因久而行。明其無他。然子婦稱其小字。

不為

王云此直。妬且何足稱賢。

劉云。語。世。可以。有。應。登。云。屣。作。從。

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十五

范之。母之外。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造新衣與桓氏譜曰

冲娶。鄭邪玉。恒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超娶

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

穴。毛詩曰。藪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

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

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

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

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

備防。吾以請天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

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娶居會稽太守劉

劉家有女子風致愈竟撒撒俗

王此豈安弟待
正星誤美妹當
為妹
○○補

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
 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
 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
 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周
 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骨晉書曰劉柳
 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持
 右丞傳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
 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
 無所解可謂書簾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劉云晉時尼輩亦能如耳

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
 是閨房之秀

應答思為孫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
 字季倫父康伯

太常卿繪之仕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下鞠是

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久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

日桓亮字景真太司馬温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縉之殷撫屍哭曰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補宋明帝嘗於內宮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

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啖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傭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為剛正如此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邪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補劉老練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嶷南史曰嶷字四

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悱字

敬業東海鄉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允

為清拔孝悱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

觀此文于

是閣筆

○補

蕭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

謂之參軍椿者。上及待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

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唐詩紀事

○補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

擢拜中書。以貪悞伏法。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

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

有奩。帳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上召縉。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

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

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塔同時俱

在政府。又無應婦翁卑體于女婿。則載妻為忠

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

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

相抵悟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補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

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

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太玄樓

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為從賊其居首日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

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

於市人爭與之酒眾皆悲慟昏醉居首者蜀不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蕭然唐書曰黃巢曹州

長為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補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誼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

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姊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

事可否當自決曾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

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曰太祖姊即魏國長公

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

此乎

術解

○○補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

相徵拜尚書

○○補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范曄後漢書曰吳人

世說補卷之十一

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補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

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補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

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之。

王云注引季札又何不注師曠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公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王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亂。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

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

曰。異哉。我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補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日。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謹噓。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補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

弱所謂發源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

蜀中錦工織錦濯之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

淬刀言雜涪水涪水出廣元涪縣西北不可用取水者捍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

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劍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千口

○○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

之至後漢夫復曠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書監

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七

時王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聶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聶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聶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聶今尺短四分。方服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劉云新豈知解而烟氣亦異邪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

車脚

○○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若連錢障泥。前有

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

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

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

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

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塚書。

劉云馬猶惜物

○○

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 ○ 郭景純過江居干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上筮永

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嘆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

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 ○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

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

乃復委罪於樹木

○ 補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

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 ○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鬲縣從事言到臆督郵言在鬲上住

○ ○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

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歿事終不可說詰問良

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

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

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

經方

劉云診之似違
發方又隘無益
盛德

○ ○ 補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

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

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

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官聲往而不返

官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大業拾遺

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

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

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

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

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

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

比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

帝召宮女問汝自為之邪曰道塗兒童都唱此

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與亾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爲。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補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

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

五弄皆削形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補李龜年楊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

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

又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補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官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

衆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

中拜御史中丞爲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補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下第一

揚子江中冷水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

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
 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
 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
 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
 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構貶崖州司戶

貞元元文作
太和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巧藝

補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

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

之范晔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

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碁賦叙曰漢成帝好蹴鞠劉

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

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

王云如此駁皆極精

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典論帝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

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巾角拂碁也

○凌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

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

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木

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簿曰。凌雲臺。土壁。方十三丈。高九丈。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

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錄

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凌雲觀。誤先釘

榜。乃籠盛誕。輾轆長組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

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會以寶劍付妻。

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比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是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

女妻馬。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佳。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

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

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

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

忍詭不知其於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

道之世不踐其上况讓

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

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

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比皆為

也之贊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

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

中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欲圖殷荆

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堪

目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

也

世說新語卷之六

百作月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補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

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寶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

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在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眾賢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林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駭驛飛馳可謂王之蓋

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玉得羊不失所望

○補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

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

○補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

世說新語卷之六

七

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

朝山水第一。

○補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

生煙霧。

寵禮

○補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

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細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

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

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

遼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

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

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和安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

論夫。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

○補

北點世說新語卷之十六

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
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
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如其怨酷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
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
名勢無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憚逐物
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蔽原斯瘼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
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
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
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猿安危
亡於旦夕肆嗜慾於日前奚異涉海之失楫積
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
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

而非此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在堂上抗
辭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造河南尹牟陟謝承後漢書曰羊
此是命矣夫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
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且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
 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暝夕而去執其
 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
 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
 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歿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
 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歿和復
 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心晝夜不
 止泣盡繼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
 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
 空卒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補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
 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補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
 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請之曰

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

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還下車呼其兒

兒。即系也。立淵之文章錄曰。語之曰。百人高會。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

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補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鵝髦

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李云十分像王云何器小方爾表虎所以耻為也

○補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補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

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時泰山胡母

彥國與瑯琊王澄比地。傅暢。晉書曰。暢字世道。魏太常。父祗。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尋投于石勒。勒甚重之。

以為大將。中山劉璽。潁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玄。祖勗。尚書令。

父藩。司空。邃。鮮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河東裴遐共

齋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

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

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劉云此穢悉曲折可尚

王云舊載孝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

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

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

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

率為理窟即用太常博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

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

劉云悅子自佳

鄉選反違之邪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命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桓温臨

州轉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

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下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下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下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下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

人祖嶷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

○補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

官至鎮

○補王僕射也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曰昔袁公案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按蕭綱與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儉書曰盛

○補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

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

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

清名貽于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才將為爭麻如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

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

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

○補

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

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

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王深相倚仗嘗於齋

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

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

補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廻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葉樂，而無欲住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補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顯為元帥，帥師伐陳。顯

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惟事詩酒，友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在不疑。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

七寶莊嚴公

○補 韋綬在翰林

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貫之，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

慎致傷晚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曰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為賢妃六宮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

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劉响唐書曰鄭綱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叅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

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綱以文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各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補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

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

為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觀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牀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拊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為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
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
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卿林器今
日觀卿詞學臨軒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
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補錢文僖守西都

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
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
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
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
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
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諡文僖謝希深字希深太子賓客濤
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
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
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歐陽永叔東都事
之景初景温皆為名儒

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
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具之曰如歐陽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希深書曰近詔書遣生口出嵩

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
晚花幽草鬱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如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
輿以行輟幸斗其則苾躡以進抵峻極上院躡
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歧望謂非插翼不可
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
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穎
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
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

轅一匹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忽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於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輝清波雜志曰。思公既敗。漢東王

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其曰君等自比冠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況其下者。眾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座偉之。

任誕上

○ ○ 補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 ○ 補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
 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毛詩注曰酒病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
 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
 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

○○

王云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詰伶值其裸袒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嗟畢便去或問
 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
 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
 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籍喪親不以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有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穆叔不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補

醉劉氏譜曰和字公榮沛國人晉陽西秋曰和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王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挿腰

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

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

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

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

世說新語卷之六

劉云不成語

○○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元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之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云有七日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

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間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毀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小字曰遙集也故乎字遙集

○○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着白接羅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九

云未聞猶玩
作賊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
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
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
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
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飢賓客攻剽逖輒擁護
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千古談者總一母生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
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

道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
高風振邁少侷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任

至司徒從事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試以告焉應聲使詐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

故當不辦作表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倘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表彥道不郭子曰桓公博蒲失數百斛

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
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表形勢呼
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
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 ○ 補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補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呼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昌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不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

人平令奇而釋之後舉孝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

羅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

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清遂薄焉

○補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劉云市井談語

○ ○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
 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
 半餘半廼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
 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
 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各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
 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
 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邨邪王處

○ 補

向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
 作不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
 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
 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
 與之

○ ○ 三云季鷹此意
 甚遠欲成世間
 歌名耳深小
 和能世謂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
 性自適無求當

世時人貴

其曠達

○ ○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

興未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 ○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閭門。在船

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

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談問賀。卿欲何

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王云此故有致

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

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 ○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

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

斛。秫米。不了麴蘗事。

○ ○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

王云達人先須

去慈周顛謝鯨。日。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語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六

十三

何乃以色爲靈

顏無作色。有司奏。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

千里一曲。免。顯官。詔。特。原。之。

○ ○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蒙別傳曰。丞相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後。又辟濠。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

間。爲洛市肆工。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尚類之。

○ 補 謝鎮西着紫羅襪。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

彈琵琶作大道曲。

劉云太真瞻身奴價

○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

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回。中興書曰。嶠有僑朗

○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

貴遊子弟。莫不祇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

○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

初顯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 ○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

王云為卒計誠無此

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 ○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任至豫章。

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

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致書郵。

○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周祇隆安記曰。王

王云大無賴

七占十一...

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

○ ○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

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

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

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

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

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

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 ○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 ○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謝氏譜曰。謝哀。字幼儒。陳郡人。父衡。葬

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宋明帝文章志

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

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自祖正

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

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馬。其率

此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